

JONAS GARDELL

[瑞典] 乔纳斯·嘉德尔 著
郭腾坚 译

TORKA ALDRIG
TÅRAR UTAN
HANDSKAR

戴 上 手 套 擦 泪

JONAS GARDELL

[瑞典] 乔纳斯·嘉德尔 著
郭腾坚 译

TORKA ALDRIG
TÅRAR UTAN
HANDSKAR

戴 上 手 套 擦 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戴上手套擦泪. III, 分离 / (瑞典) 乔纳斯·嘉德爾
著; 郭腾坚译. — 兰州: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527-0083-1

I. ①戴… II. ①乔… ②郭… III. ①长篇小说—瑞
典—现代 IV. ①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7746号

Torka Aldrig tårar Utan Handskar: 3Döden by Jonas Gardell

Copyright © 2013 by Jonas Gardell

First published by Norstedts, Sweden, in 2013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Norstedts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甘字: 26-2017-0001

戴上手套擦泪 III. 分离

(瑞典) 乔纳斯·嘉德爾 著 郭腾坚 译

出版人: 王永生

责任编辑: 张明钰

装帧设计: 山川 Gabryl

出版发行: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邮编: 730030

电话: 0931-8773121 (编辑部) 0931-8773269 (发行部)

E-mail: gsart@126.com

网址: <http://www.gansurt.com>

印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 × 1230毫米 1/32

印张: 9.25

插页: 1

字数: 190千

版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13,000册

书号: ISBN 978-7-5527-0083-1

定价: 38.00元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大卫深得上帝的垂爱，当他成为以色列国王后，战胜了摩押人。

他将所有的战俘五花大绑固定在地上，随后命人取来绳子，进行测量：身长一绳的人得以被赦免，两绳的则必须被处死。

噢，上帝是如此钟爱大卫王。

他仔细测量那些被打败、沦为阶下囚、躺在地上的摩押人。

用一条绳子决定哪些人大限已到，生命即将结束。

用一条绳子决定哪些人可以继续苟活于世。

你的，我的，所有人的命运都决定好了。

没有人知道自己生命的长短。

假如我们能事先知道自己生命有限、来日无多，人生或许会过得更好、更充实、更有意义。

但我们只是躺在地上。

命运之绳已然展开。

从小他就知道，除了乘坐改装式拖拉机在中央街上来回穿梭以外，生命就像万花筒，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有趣事物。

对他来说，汉玛滩有什么呢？

每年，学校总会安排一次郊游，大家搭着校车到死谷^①进行校外教学。虽然是年度例行公事，至少还能逃离学校片刻，出外透气。

死谷曾经是条瀑布，河水从岩壁与石块间奔流而过。数百年前，汉玛滩所在地原是一片河床，但早在18世纪时，这里的居民竟然就已能使河川改道，将河水彻底抽干，真是不可思议！

这就是一年一度的校外教学内容。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活动吗？

每学期，全班至少还会去一次位于耶姆特兰省斯图甘市的公共澡堂，不过这项活动的象征性质远大于实质意义——大家到澡堂还泡不到一小时就得走了，再泡下去，就没法在当天赶回学校了。

① Döda fallet，位于瑞典中西部汉玛滩与毕斯普园（Bispgården）之间的瀑布遗址，接近今日的因达尔河谷（Indalsälven）。

他对汉玛滩的回忆大概就这么多了。

然而在班特成长的六七十年代，大家对这座小镇的未来还是充满憧憬与期望。

所有人都同意，这里的美景真是得天独厚，大家总是希望这里能够成为度假胜地。

此外，这里可是重大国际滑雪运动赛事的主办地，有自己的观光经办处，浑然天成的滑雪坡道，还有全世界最棒的雪橇滑坡，他们甚至以“瑞典的科尔蒂那”^①自诩。

但问题是，汉玛滩孤零零地被困在因达尔河谷中央，离松兹瓦尔有17公里，离厄斯特松德还有16公里远。

说得更直接点，这里就是荒山野岭，什么都没有。空有死谷这座顶级名胜与滑雪竞技场，要说服观光客千里迢迢专程赶到此地可不容易。

如果有人问班特，汉玛滩究竟有什么好看的，他会直接说：“汉玛滩是个鸟不拉屎的小地方，不值一去。”

这种地方留不住年轻人的，就算风光再旖旎也没有用。

没有人能够否认，汉玛滩的自然美景好得令人艳羡，整个小镇坐落在峡谷底部，汉玛瀑布水力发电厂就位于此地。河的一边是波园庄，还有镇上硕果仅存的新旧两座教堂，往上游处就是坐拥肥沃良田的库斯塔社区。

^① Cortina d'Ampezzo，位于意大利北部的滑雪胜地，是1956年冬季奥运会主办地。

整个汉玛滩，只有一条路勉强称得上是道路，就是中央街。

中央街上有家养老院，班特的妈妈就在这里上班。街上还有商店、理发店、银行，小镇上应有的基本民生设施，全都在这儿了。

那么，汉玛滩的孩子长大成人以后要做什么？如果班特当初没有远走高飞，他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整个汉玛滩最重要的产业活动不外乎滑雪和打猎，就连摘野草莓还得看季节。平常在中央街上开开改装式拖拉机或电动脚踏车，从一头的烧烤店开到另一头的“市中心”；市中心只有一栋设有电影院和舞厅的建筑，也没什么好逛的。

小镇里勉强称得上景点的还有传奇拓荒者——“狂人”马格努斯·胡斯^①的雕像，雕像底下还有一座小喷泉。

除了这些，汉玛滩还有什么？

从小到大，班特一直很清楚，总有一天他会离开这个穷乡僻壤，一定会的！

甚至从中学开始，他就不耐烦地倒数着日子。他每天都在数，拿不定主意要用年还是学期当作单位。二选一，三年或六个学期。最后，他选择每学期倒数一次，这样每半年就可以删去一个学期，次数比较频繁，感觉也比较好。

在汉玛滩长大的孩子们别无选择，他们必须到厄斯特松德读高中。虽然IKEA位于松兹瓦尔，但对他们来说，厄斯特松德就是全世

^① Magnus Huss (1755—1797)，人称“狂人胡斯”，于1796年将因达尔河谷瀑布夷为平地的拓荒者。现今汉玛滩市中心立有他的雕像，以纪念其事迹。

界，而且还要搭乘邮局公务车才能抵达这个“极乐世界”。

当地公家单位会主动替外地学生安排宿舍，班特的宿舍别名叫作“雌鹿”，室友正是他最要好的童年玩伴汤玛斯，两人一起就读瓦伦汀高中两年制的社会组。不管怎么说，两人确实接过吻，他总该算是班特的第一任男友吧？

厄斯特松德在班特年轻稚嫩的心中的确称得上是极乐世界，但这还不是他真正想要的。

他从高一秋季开学没多久，就清楚地了解到这一点。

他想去别的地方，想去邮务车到不了的地方。

他渴望被发现。

他也真的被发现了。对，就这样被发现了。

像一块先前完全不存在却突然出现的新大陆那样被发现了。

某天下午，课间休息时间，他和汤玛斯坐在卫德曼咖啡厅读书，恶补着等一下就要考的历史测验。这时，有个男子走到他们面前，他告诉班特他是一位导演，正在拍一部新电影，需要有潜力的年轻演员。班特的条件实在好得不得了，犹如囊中之锥，让人无法不注意到他的存在。他问班特是否愿意参加试镜。

这名男子的问题并不奇怪。

奇怪的是班特竟然一点都不惊讶。

当这名陌生男子走进咖啡厅，来到他和同学面前时，他就知道自己扬名立万的机会来了。他的生命就在这一刻焕然一新。他会一辈子记得这一刻。

陌生男子手中握着一把钥匙，让班特有机会离开鸟不拉屎的汉玛滩与厄斯特松德，就此远走高飞，和童年一刀两断。

班特毫不迟疑。

6月进入尾声，紫丁香已经盛开。有时就是这样，夏天来得早，天气热得快，花儿不只开得快，还开得异常浓密，简直是怒放。

不知为何，今年的夏日来去匆匆，将光与热一瞬间烧尽就离开了。仲夏节还没到，紫丁香丛就只剩干枯黄褐的小树枝。山丘上教堂前，散落一地的花瓣，仿佛五彩碎纸，正在凭吊一场已逝的宴席。

教堂里，通往主礼拜堂的走道尽头，摆着一副浅色木制棺材，上面插着一朵玫瑰。

棺材正面的镜框里，是一位年轻人的遗照。他异常俊美的脸庞，挂着深邃迷人的微笑，是个人见人爱的美男子。

美丽的外貌，精湛的才华，无可限量的前途，最后却像天际流星，倏忽即逝。

棺材旁边有一座铁制烛台，孤独的烛焰在风中摇曳。

整副棺材除了那朵玫瑰花之外，没有任何装饰或点缀。

一切仿佛都是未完成品。一切都是残缺的，仿佛还有什么正在加工，正在酝酿。

教堂大门敞开，人们从四面八方，或三五成群，或单独走上前来。

天气相当美好。这样的天气更适合放暑假前的结业式，或是夏季户外婚礼。但是身穿墨色西装的司仪站在石阶上，神色凝重地发着流程表，走进教堂的每个人的表情都是那样悲怆、苍凉，仿佛冻结——然而外头正是灿烂温暖的6月天，这一切真是太不协调了。

前来的大多是年轻人，死者本人也才二十出头，他的人生才刚开始发光，他正要向全世界证明自己……

这座小巧的黄褐色木造教堂，从外观上看，它像一座乡下的教堂。据说这还是故意设计的，这样才不会把人吓跑。

20世纪初的时候，大批穷困的民众从乡下涌入首都，只为谋得一份工作，图个温饱。他们需要能够提供精神慰藉、让他们倾听上帝箴言、接受圣餐礼的地方。位于1公里外的卡特琳娜教堂有着宏伟的雕刻，真材实料的大理石礼拜堂，反而显得太崇高、太肃穆了，不适合这些刚到城里的草根民众。

相反地，这座圣灵教堂就显得平易近人。

悦塔街南端的圣灵园中有一座隆起的小山丘，四周绿意盎然，圣灵教堂就位于此地，对所有人伸出欢迎的双臂。拼木地板，墙壁上简单的挂画，宽阔的窗户透进更多光线，教堂里的一切显得非常朴实无华，散发出一种友善、平易近人的氛围。

尽管如此，大家进入教堂后，朝入口右边那间小到不能再小的接待室望过去，仍然看到有一家人面带惊恐、惶惶不安地坐着。

他们大老远地专程从汉玛滩坐火车赶到斯德哥尔摩。这段时间，他们在城里遇到的人都相当友善。

当年在厄斯特松德咖啡厅发掘班特的导演非常大方，让他们免费住在自己位于南岛区的雅致木屋，他自己则花钱住旅馆。

班特曾在表演艺术学院待了三年，校长特地接待他们，促膝长谈，对班特的表现与才华赞誉有加。他再三表示惋惜：这真是文艺界莫大的损失！

班特就这样走了，这真是文艺界莫大的损失。

校长还特地给他们看全国各大报纸对当年毕业公演的评论剪报以及表演的精彩片段。当时每一家报纸、每一家新闻社都专文报道过班特。

他直接将所有剪报送给那一家人。那位母亲会把这些剪报，还有爱子早年参与演出的电视影集报道，用文件夹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只为纪念那如流星般耀眼却短暂的成就。

离开学校时，他们遇见一位全国知名的演员。这位演员一知道他们的身份，便紧握住他们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他再三告诉那位母亲，她的儿子真是百年一见的人才，他多么希望能够与班特共事！他语带哽咽，直说班特的死真是无法弥补的损失，说到最后几近泣不成声……

这时，大家再也忍受不住，终于痛哭失声。

所有人就这样站在表演艺术学院入口台阶上哭泣。

他们和这些导演、演员、校长素不相识，而他们竟为了班特的

死感到如此悲痛！

即使万般绝望，这家人还是为自己杰出的儿子感到骄傲。

进入表演艺术学院就读，一直是班特最大的梦想；在他有限的今生里，他也确实在斯德哥尔摩功成名就，发光散热，将整个城市纳入自己的地盘。最后他们决定，就在这座位于表演艺术学院旁边的教堂为班特举行葬礼。

真正关心、疼爱班特的人都住在斯德哥尔摩，在这里为他举行葬礼，也算是某种落叶归根吧。

家人之间心照不宣：要是让班特自己选择，他一定宁愿被埋葬在斯德哥尔摩。

所以，他们现在才会惊慌地坐在小小的前厅内。教堂被前来凭吊的人挤得水泄不通，从礼拜堂内传来的交谈耳语，全被他们听得一清二楚。

班特真是不世出的天才，他的死真是天妒英才，是艺术界永难弥补的损失……

他们身穿黑衣，六神无主地等待着牧师的指示。厅内早已坐满他们不认识的人，包括剧院人员、演员、艺术家，这些人想必都彼此认识。

班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集妈妈与两位兄姐的宠爱于一身。他是全家人心中永远的小宝贝，为了一圆星梦而来到斯德哥尔摩。

大姐用手臂搀扶母亲；刚服用过镇静剂的母亲冷漠、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前方。过去这几个星期，她悲愤交加，几乎都要把指甲给

咬碎了，她的手指又红又肿，甚至开始发炎。她哭了又哭，眼睛下方的皮肤红肿，好似鳞片一般随时会剥落。

门开了，大哥蹑手蹑脚溜了进来，用最轻柔的声音告诉姐姐与母亲，厅堂里面已经座无虚席。全家人只能从绝望中寻找这样的慰藉：他们的小班特只身一人在斯德哥尔摩闯荡，竟然有这么多人喜欢他！这绝对让人感到欣慰。

“他真的很棒。”母亲一再耳语，紧握住女儿的手，试着从她的眼睛里寻求同意。

女儿的眼眶泛着泪水，点头表示同意。

“没有比他更善良、更好的人了……”

一阵礼貌谨慎的敲门声之后，牧师走了进来，告诉他们葬礼即将开始。

如果家人已经准备好了，典礼就可以开始了。

准备好了？

他们怎么可能“准备好了”？

从来没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道理，这不只违反自然法则，更违反一切。

是的，违反一切！更何况是她年纪最小、最讨人喜爱、像阳光一样灿烂的儿子！

但该做的事还是得做。母亲还是站起身来，一起身便感到重心不稳，简直像是在空中盘旋。她一边木然地朝牧师点点头，一边用纸巾继续擦拭泪水。



准备好了吗？不能再拖了。

她仍旧无助地望着自己的孩子，仿佛指望他们告诉她该怎么做。

女儿紧张地咬着指甲，手指的表皮出现一道裂口，鲜血迸流而出。她局促不安地拿起擤过多次鼻涕、已经皱巴巴的手帕，压住流血的手指头，同时不耐烦地起身。

天杀的，赶快送我们上绞刑台，赶快完事吧，别再拖了！

牧师问他们是否已经“准备好”时，班特的大哥觉得自己全身好似冻结了一般。他多想放声尖叫，多想让时间的脚步停下，使一切恢复从前的样子。他更想痛揍牧师一顿，将她碎尸万段！

但这都是不可能的。他只能咬牙切齿，咬到下颌几乎碎裂，却依旧无能为力。

“我们走吧。”他低声对母亲说。当他一站起身来，整个世界仿佛跟着瓦解。

这一切实在过于光怪陆离，叫人无法理解，无法相信。

这时，教堂钟声响起。

两位子女一左一右陪着母亲，搀扶她进入大礼拜堂。

所有参加葬礼的来宾几乎同时转过身，站起来，几百双眼睛同时盯着这家人。他们完全不认识这些来宾，这些人都是功成名就的社会人士，穿得光鲜亮丽，家中想必也没有早逝的子女或弟妹。他们看见其中许多来宾已经哭泣过一阵子，他们可以感受到对方的真情流露，真心哀悼他们逝去的至亲至爱。

所有人都对这家人尊敬不已，却对发生的一切同样无能为力；

他们仿佛全遇上了海难，没有救生圈，举目所及但见一片汪洋，看不见陆地。

母亲突然想道：天哪，竟然来了这么多人！她的小班特要是地下有知，一定也会很高兴的。

他是这么受大家的喜爱，整个教堂的大礼拜厅座无虚席。

她转身一瞧，发现前面那副棺材被高举着、竖立着，张牙舞爪，像是在威胁她。

她完全无法理解。

完全无法理解！

谁躺在棺材里？她不知道是谁躺在棺材里！一定是误会，一定是有人搞错了！

她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抗拒，她不想接近祭坛上的棺材，她就是不想！

她的两个子女必须推着她前进。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她？他们竟然紧紧抓住她，一步一步强迫她接近那具可怕的棺材。她只想放声尖叫，奋力挣脱，又撕又抓。

从她的口中传出一声悲鸣，可怕的是，这声音竟然不是她的。她嘴里有一个声音，一而再，再而三地叫着：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

那是班特初次抵达斯德哥尔摩时的事了。

那位邀他试镜的大导演带着他，来到斯德哥尔摩市剧场。

在此之前，他从没进过剧场。唯一一次看戏的经验，是国家剧团来到汉玛滩，在体育馆进行公演。

舞台就在他的眼前。

低垂的帘幕，好似在隐藏、保护某个重大的秘密。

一开始他还天真地认为，偌大的观众席绝对不会坐满的。戏即将开演，还有好几排座位空着呢。

随后，观众鱼贯而入，在位子上坐定。他出神地四下张望，即使跟其他人一样只是观众，无须上台表演，他还是感到莫名的紧张。

就在这时，仿佛某种奇迹发生，人潮瞬间蜂拥而入，灯光即将转暗之际，观众席上已经座无虚席。班特紧张地探头探脑，举目所见的每一个观众都定神地瞧着舞台，等待着即将开始的演出。

他会永远记得，自己的生命就从这一刻起截然不同。他与剧场邂逅的这个晚上，就是他生命的转折点。